

红帆·凌波仙子

[俄罗斯] 亚·格林 著 陆肇明 刘焯卿 译

A. ГРИН

译林出版社





红帆·凌波仙子

[俄罗斯] 亚·格林 著 陆肇明 刘煜卿 译

A. ГРИН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帆;凌波仙子/(苏)格林(ГРИН, А)著;陆肇明,刘煜卿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5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ISBN 7-80657-341-0

I.①红…②凌… II.①格…②陆…③刘…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I5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0019 号

书 名 红帆·凌波仙子
作 者 [俄国]亚·斯·格林
译 者 陆肇明 刘煜卿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4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57-341-0/I·287
定 价 (精装本)16.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序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有好几个姓格林的著名作家：英国作家就有三位，此外还有法国的格林、德国的格林，加上中国青少年读者熟悉的编写童话的“格林兄弟”。但本书的作者却是俄国人，而且格林并非他的真姓，他原姓格林涅夫斯基，“格林”只是他的“笔名”。于是有评论家猜测：作者使用这个笔名是为了增添“外国”味，因为他的小说充满了异国情调。其实不然，据作者自己解释，他在中学读书时同学们为了简便称呼他，把他的原姓截断成“格林”，因此“格林”只是他儿时的一个“绰号”而已。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格林生于一八八零年，五十二岁时就死了。他出身低微，父亲是一家啤酒厂的小职员，格林的童年是在一个充满愚昧的小县城里度过的，按他本人的说法，他“没有体验过正常的童年”。他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喜欢一意孤行，功课又不好，所以经常挨骂。格林从小就追求用自己美好的理想去丰富贫乏的生活，他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浪漫主义的火苗，关键是要把这火苗吹旺。结果他成功了，成了俄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作家。

格林成功的因素至少有两个。一是读万卷书。外部的生活尽管贫乏，但是他靠大量的阅读不断丰富并提高自己的精神世界。从少年时代起，他不但爱读美国的库珀、英国的里德、法国的埃马尔和雅科利奥的惊险或冒险小说，而且读遍了俄国的所有经典作品。他不但迷醉于雨果、狄更斯和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爱伦·坡的作品，而且还读了不少科学著作。然而最令他痴迷的是那些航海题材的小说，例如法国的凡尔纳、英国的斯蒂文森、俄国的斯塔纽科维奇。读

书不但提高了他的人文素质、激活了他的想像力,而且吹旺了他心中的浪漫主义火苗,促使他用行动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格林不是一个坐等奇迹出现的空想家,他成功的第二个因素就是“行万里路”。在十六岁那年,他中学一毕业就只身去了敖德萨港,当时口袋里只揣着六个卢布,一心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一名水手出海航行。然而他到处碰壁,只有偶然几次才得以乘船作短途的航行。他在俄国大地上流浪,干过各种不同的职业:搬运工、水手、澡堂服务员、挖土工、油漆工、渔夫、油田救火员、伐木工、木排运货工、探金矿的工人、剧院的场记、律师的文书,后来还当过兵,坐过牢。难怪格林自己说,他的人生道路上铺满的不是玫瑰,而是钉子。

然而阅读和经历造就了格林,使他成为一位独特的浪漫主义幻想作家。他在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既不同于现实主义作家,又有别于当时的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未来派。他的作品不但写得非常美,而且带有浓重的异国情调。褒之者称他为“奇特的说书人”、“充满理想的骑士”,说他在俄国文学中占有自己独特的地位,跟其他的作家(俄国和外国的)迥然不同。贬之者则说法不一,甚至有流言说,格林当水手时谋杀了一位英国船长,才夺得了这个英国人写的一箱手稿。

那么,格林的创作奇特在哪里呢?

首先是传统与创新的美妙结合。格林继承了俄国文学传统中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理想以及对人类光辉未来的信仰。他一直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如果寻找不到……他就虚构和幻想。但这是高度艺术化的幻想,格林把理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因此尽管是虚构的人物和想像的世界,却写得跟真的一样。无论是《红帆》中的格雷还是《凌波仙子》中的加韦,他们的行为看似不可思议,然而作者真实地描绘了他们的信念与思索,因此便让人觉得合理而自然。这两部小说中的利斯港、黑尔居港都是作者的想像,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格林想暗示读者他笔下所写的是想像的世界,但由于他的高度艺术

化和糅合了现实的影子,却能让读者信以为真。格林一生都在寻求高于平庸现实的奇迹,并用自己的幻想世界鼓舞读者去寻求。“如果监狱长亲自释放一名囚犯,如果亿万富翁赠给自己的文书一栋别墅和保险箱,外加后者心仪的女歌手,如果赛马骑手为了让另一匹不走运的马哪怕能赢一次而稍稍放慢自己的马——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明白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简直无法形容的奇迹。”《红帆》,这曾被有的评论家斥责为“虚假的音调”,但主人公接着说:“然而也有同样令人愉快的奇迹:笑容、欢欣、宽恕,还有——及时说出的关键话语”。可见作者寻求的是一种善,潘坚去请求同事“宽恕”,格雷让阿索莉“梦想成真”,都是出于“善”和“爱”。而“创造所谓的奇迹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俄国的许多现实主义小说都描写主人公为了追求善与爱而如何受苦,格林却让主人公在他幻想的世界里得到实现。

其次是充分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人有精神生活应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格林曾说过:“写作始终只是我的外部职业,而通过想像力不断揭开的神秘世界才是我真正的内心生活。”格林笔下的许多主人公都充分重视精神生活。格雷和加韦都生活优越,却没有沉醉在物质享受中,阿索莉和黛西生活艰苦,却没有因物质贫乏而消沉,这两对男女主人公都有丰富的精神追求,超越于平庸的现实。当然,在俄国现实主义小说中,许多主人公也有复杂的精神生活,然而往往都无法超脱于残酷的现实,因此苦恼、彷徨,甚至变态。可是格林的主人公却不一样,对他们来说,精神生活本身就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充满理想或幻想,在现实中创造或发现“奇迹”。《凌波仙子》中的另一个女主人公皮契正因为只相信和满足于现实,“从不去叩敲紧闭的门”,所以在黛西的对比之下就失去了光彩。

此外,格林的语言美而独特,小说中的哲理思想往往通过意象来表达,而且形象新奇,某些地方会给阅读带来一些困难,特别是

《凌波仙子》的开头五章。建议读者不妨在读完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之后再重新去体味,其实这五章似乎倒是全书的“总纲”。

陆肇明

二〇〇一年二月七日于苏州

目 录

红帆—神奇故事	刘煜卿译(1)
凌波仙子	陆肇明译(81)

红 帆

——神奇故事

献给尼娜·尼古拉耶夫娜·格林

作者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彼得堡

刘焜卿 译

预 言

隆格连曾是双桅商船“猎神”号上的一名水手，他在这艘载重三百吨的坚固的船上干了十年，对它的眷恋比儿子对亲生母亲还深，可到头来还是不得不放弃这份工作。

事情是这样。有一次他难得回家，竟没像往常一样：远远就望见守候在门口的妻子梅丽双手一拍，上气不接下气地朝他迎面跑来。他没有看见妻子，却看见小屋里多了一张婴儿床，床边站着一位神情焦虑的女邻居。

“快来看看自己的女儿吧，老爹，”她说，“我已经照料她三个月了。”

隆格连脸如死灰，俯身看见一个八个月大的小生命正定睛瞧着他的长胡子，尔后他坐了下来，低头捻着胡髭。泪湿的胡髭像雨淋似的。

“梅丽什么时候死的？”他问。

女邻居讲起了令人心酸的经过，时不时停下来，温存地咂嘴哄小女娃，还再三劝他相信，梅丽进的是天堂。可是，当隆格连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觉得对他妻子而言，天堂也不会比柴棚亮堂多少。他想，凡间普通的灯光——只要他们一家三口如今能团聚——对去陌生天堂的妻子来说，才是无可替代的快乐。

三个月前，年轻母亲陷入了赤贫的境地。隆格连留下的钱，在她难产后的调养和照料新生儿健康上足足花去了一半；后来又丢了一笔钱，虽说数目不大，却是活命钱，这终于迫使梅丽向明涅勒

斯开口借钱。明涅勒斯经营着一家酒馆，一家店铺，算是当地的富人。

梅丽晚上六点去他那儿。七点光景，女邻居却在通往利斯城的路上遇见了她。梅丽泪痕满面，心灰意冷，说她正要进城去当掉订婚戒指。她还说，明涅勒斯同意借钱给她，可是要她以爱情作回报。结果梅丽什么钱都没借到。

“可我们家连一点儿吃的都没了，”她告诉女邻居，“我得进城去当戒指，这样我和孩子好歹才能撑到丈夫回来。”

那天天寒风劲，女邻居极力劝说这位年轻妇人不要在入夜时分进城：“你会淋湿的，梅丽，已经开始下雨点了，瞧这风刮的，眼看会有场大雨。”可她劝说无用。

从滨海的村子徒步进城来回一趟，再快也得三小时，可梅丽不听女邻居的劝。“我给你们添够了麻烦，”她解释道，“几乎没有哪家我没去借过面包、茶或面粉。我把戒指当掉，这事也就了了。”她进城去了一趟，可第二天就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据好心的女邻居请来的城里大夫说，恶劣的天气和夜晚的细雨导致她双肺炎，卧床不起。一星期之后，隆格连家的双人床就变成了空床，女邻居搬进他们家来照顾喂养小女娃。这对她，一位孤独的寡妇来说，倒不是难事。“况且，”她添了一句，“没有这不懂事的小娃做伴，我还怪闷的。”

隆格连进城辞去了工作，告别了同事，开始抚养小阿索莉。小姑娘还没学会稳步走路之前，寡妇仍住在水手家里暂代母职，可一到阿索莉能抬腿跨过门槛，不再绊倒时，隆格连就毅然决然地声明，如今他将自己照顾小姑娘的一切。他对寡妇的热心相助深表谢意后，便过起了孤独的鳏夫生活，把全部心思、希冀、关爱和怀旧都倾注在了小生命身上。

十年的漂泊生涯并没给他留下多少积蓄。他开始干活。不久，城里的一些商店里就出现了他做的玩具——精心制作的小船模

型：划子、快艇、单层或双层甲板的帆船、巡洋舰、客轮，总之，都是些他所熟悉的东西。干这种性质的活儿，多少也能让他重温昔日喧闹的港口生活和航行时的旖旎风光。隆格连靠这活计挣到的钱，能够维持适度节俭的生活。他天性不爱与人交往，妻子过世后变得更为孤僻、落落寡合。逢年过节，人们有时也会在酒馆里看到他，但他从不坐下，只在柜台边匆匆喝了杯伏特加便离去，边走边简短地回应周围邻居们的点头招呼：“是”、“不”、“您好”、“再见”、“还可以”。他不欢迎客人来访，但并不强行逐客，而是平静地用些暗示或借口让来访者觉得，还是托辞早点离开为好。

他自己也从不去串门；这么一来，他和村民之间就横亘着一道冰冷的隔膜，要不是他的活计——做玩具——跟村里的营生毫不搭界的话，那他肯定会更深刻地体验到这种人际关系给自己带来的苦果。日用品和食物他都去城里买——明涅勒斯甚至不能夸口说隆格连曾在他那儿买过一盒火柴。全部家务活他都自己动手，耐心地学会了男人不擅长的带孩子的复杂本事。

阿索莉五岁了，当她坐在父亲膝上，琢磨着他的坎肩是怎么扣的或者滑稽地哼唱水手们粗犷的歌时（这种歌往往只有四句），父亲看着她那张和善活泼的小脸蛋，开始露出愈来愈柔和的笑容。这些歌曲一经童声唱出，而且好多发颤音“P”的地方又吞掉了，弄得粗犷全失，总使人想起披着蓝色缎带跳舞的熊。就在这时，出了一件大事，其后果不仅给父亲蒙上了阴影，而且也殃及了女儿。

时逢早春，寒气依然如冬日般严酷，但气候已变。海上凛冽的朔风突然转向冰冷的陆地，一连刮了三个星期。

渔船全都拖上了岸，在白色沙滩上底朝天地排成长长的一列，乌黑的龙骨像一条条大鱼的脊背。谁也不敢在这种天出海。小村唯一的一条街上很少能看到有人走出家门；刺骨的寒风越过岸边的土丘飞驰地向空旷的地方扑来，使得“置身露天”成为一种酷刑。卡佩尔纳村家家烟囱从早到晚冒着烟，烟在陡峭的屋顶上被风刮得

四下飘零。

可这朔风凛冽的天气却比那金色阳光普照大海和卡佩尔纳村的晴天更吸引隆格连，引诱他走出暖和的小屋。隆格连往往会走到铺在几排木桩上的长长的栈桥上，伫立在这木堤的尽头，久久地抽着被风吹旺的烟斗，观看岸边裸露的海底卷起的白色泡沫如何急急逐浪而去，巨浪呼啸着奔向狂风怒号的黑暗天际，犹如一群群脱缰的长鬃异兽，在绝望中疯狂地去寻找远方的慰藉。滔天巨浪的呻吟、喧嚣与轰鸣，以及那似乎看得见的、如乱箭般刺骨的风——即使风速平稳也十分强劲——能让隆格连那颗充满痛苦的心变得稍为迟钝而麻木，犹如一场酣梦的效果，把他的痛苦降为隐隐的忧伤。

就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明涅勒斯十二岁的儿子西恩发现，父亲的一条船在栈桥下的木桩上撞来撞去，眼看就要把船帮给撞坏了，便跑去把这事告诉了父亲。此时风暴刚起不久，明涅勒斯忘了把船拖上沙滩。他立刻向海边跑去，在那儿他看见隆格连正背朝他伫立在木堤尽头抽烟。岸上除了他俩，再无旁人。明涅勒斯跑到栈桥中央，跳进波涛汹涌的海水里解开了缆绳；然后，站在船上，双手攀着木桩一点点地向滩岸移动。他没带船桨，就在身子一晃，他未及抓住下一根木桩的瞬间，一阵强风把船头刮得偏离了栈桥，转向了海面。现在即使他探出整个身子也够不到最近的木桩了。风浪摇撼着把船带向致命的空旷海面。明涅勒斯意识到处境危险，想跳下游回岸边，但这个决定已经太晚，小船开始在离木堤尽头不远处打转，那儿水深浪急，跳下去必死无疑。此时，隆格连和即将被卷向远处风暴中心的明涅勒斯之间相距不到三十米，仍来得及救援，因为栈桥上，隆格连站的位置旁边，挂着一盘一端系有重物的缆绳，他伸手即可拿到。这盘缆绳挂在那儿就是为了在风暴天从桥上扔下去助船靠岸的。

“隆格连！”吓得魂不附体的明涅勒斯大声喊叫，“你干吗像树

墩似的还不动手？没看到我就要被刮走了吗？快扔缆绳呀！”

隆格连一声不吭，平静地看着在小船中急得团团转的明涅勒斯，只是他烟斗里的烟冒得更凶而已，过了一会，他从嘴里取下烟斗，以便更清楚地观看眼前发生的事。

“隆格连！”明涅勒斯哭叫起来，“你听得到我的叫声，我快淹死了，救救我！”

但隆格连没有理睬；他似乎并没听到绝望的哀叫。甚至当小船被冲得老远，几乎快听不见明涅勒斯的叫声时，他也站着一步不动。明涅勒斯恐惧得大声嚎哭，哀求隆格连快去找渔民来救命，许诺给他钱，又是威胁，又是诅咒，然而隆格连只是走得离木堤边沿更近些，不想让颠簸折腾的小船一下子从他视线中消失。“隆格连，”他耳边传来的声音就像从屋顶传到屋内的声音一样沉闷，“救命啊！”直到此时，隆格连才深深吸足了一口气，为了不让风吹跑他说的任何一个字，拉开嗓门喊道：

“她当初也是这样求你的！趁你还没有死，好好想想吧，明涅勒斯，可别忘啦！”

于是对方的叫声停了，隆格连回到家里。阿索莉醒来时，看见父亲坐在快熄灭的油灯前沉思。听到女儿的唤声，他走近前去深深地吻了她一下，给她盖好滑掉的被子。

“睡吧，亲爱的，”他说，“离天亮还早着呢。”

“你在做什么呢？”

“我做了个黑玩具，阿索莉，睡吧！”

翌日，卡佩尔纳村的村民们尽谈着明涅勒斯失踪的消息，事发后第六天，有人用车子把明涅勒斯本人送了回来，此时他已奄奄一息，但愤恨不已。他讲述的经过很快传遍了邻近各个村庄。明涅勒斯在海上一直漂到傍晚；在颠簸摇晃中，在与风浪可怕的搏斗中，这个吓傻了的小铺老板被船舷和船底撞得伤痕累累，就在狂风巨

浪不断威胁着要将他抛进海里之际，一艘开往卡塞特的“鲁克列兹亚”号救起了他。然而，风寒和惊悸终使他一命呜呼。在临死前的不足四十八小时里，他诅咒隆格连必将受到报应，必将遭受他所能想到的人间的一切苦难。明涅勒斯讲的隆格连如何见死不救一事，由于是垂死者在呼吸困难和呻吟中说出的，所以更加令人相信，这震撼了卡佩尔纳村村民们的心。更何况他们之中很少有人遭遇过比隆格连身受的更深重的欺辱，也不曾体验过像隆格连终身哀悼梅丽那样的巨大悲痛，因此隆格连当时的沉默令他们厌恶，不解，十分震撼。他在对明涅勒斯喊出最后几句话之前，默默站着，站得纹丝不动，严肃而冷静，俨然像一个法官，表露出对明涅勒斯至深的漠视——在他的沉默中有比仇恨更深沉的东西，这一点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如果当时他看到明涅勒斯绝望的样子，边嚷边幸灾乐祸地手舞足蹈，或是以其他方式表现自己的兴奋，渔民们还能理解，但他的表现却与他们不同——表现得极具威严，令人费解，这样就使他超越了众人，总之，他的表现人人都无法饶恕。从此再没人向他点头，同他握手，对他行熟人间的注目礼。他彻底并永远地落到了渔村的生活圈之外；小男孩们远远看到他，就追在后面喊：“隆格连淹死了明涅勒斯！”他对此不加理睬。同样，他似乎也没发觉，酒馆里、岸边的渔船处，只要他一到场，村民们就闭口不谈，像避鼠疫患者一样远远走开。明涅勒斯事件补全了早先并不完整的隔膜。这隔膜一旦完整，便引起了相互间根深蒂固的仇恨，这仇恨的阴影也落到了阿索莉的身上。

小姑娘成长的环境中没有伙伴。虽然卡佩尔纳村住着二三十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孩子，但家家户户就像海绵吸水似的，浸透了一种不文明的家庭观念：父母是绝对权威。他们像世上所有孩子一样善于模仿，因此永远地把小阿索莉排斥在他们的庇护与关注之外。这一情形当然是通过家长们反复的训导和呵叱逐渐形成的，并且带上了可怕的禁忌色彩，随后再经流言与歪理的强化，终于在孩子

们的意识中形成了对水手这一家人的恐惧心理。

不仅如此，隆格连封闭的生活方式如今更有利于造谣的人胡乱瞎编：有人说这个水手曾在某地杀过人，说是正因为如此才没人雇他当船员，至于他本人的忧郁和孤僻，那是由于“在经受负罪的良心的谴责”。孩子们玩耍时，如果阿索莉走近，他们就把她赶走，朝她扔泥巴，故意激怒她，说她爸爸吃过人肉，现在又在造假币。她一次又一次天真地尝试着同他们接近，最终只换来痛哭、青斑、抓痕和体现公众舆论的其他恶果；终于，她不再去自取其辱，可有时还是要问父亲：“你说，他们为什么不爱我们呢？”“唉，阿索莉，”隆格连说，“难道他们会爱吗？应当会爱，可他们不会。”“怎样才是——会呢？”“就是这样！”他抱起女儿，使劲亲着她忧郁的眼睛，亲得它们由于得到了温情的满足而眯缝起来。

阿索莉最开心的时刻，是每到晚上或节日，父亲搁下糍糊罐、各类工具和未做完的活计，脱掉围身坐下休息，嘴里叼着烟斗，这时她就爬上他的膝盖，在父亲关爱的怀抱中扭动着身子，触摸各类玩具的零件，询问它们的用途。就这样父亲开始给女儿上起了关于生活和人的课程，这是一种独特而富于幻想的课程：由于隆格连昔日的海上生活充满了许多意外的事故与见闻，所以课程的主要内容往往是一些稀奇古怪、骇人听闻的非常事件。隆格连向小姑娘讲解索具、船帆、各种航海用具的名称时，渐渐入了神，往往会转而讲起由于起锚绞盘、舵轮、桅杆或船型及其他等等原因造成的各类事故，再从个别事故的描述转到描述海上漂泊的宏大画面，在此过程中，他把迷信融入现实，而把现实化为自己幻想的形象。其中有“虎猫”——沉船使者、会说话的飞鱼——不听它吩咐便会迷失航向，以及载着一帮猖狂船员的“荷兰飞人”^①；还有各种预兆、幽灵、美人

^① 又译“飘泊的荷兰人”，这是中世纪传说中一艘注定永远靠不了岸的“幻船”，迷信的水手认为碰到幻船就要葬身大海。